

《笛鶴》VS《家的鑲嵌畫》

巴代與張信吉對談：回歸歷程和工具論述

節錄整理／巴代 攝影／周華斌

為滿足廣大台灣文學館（以下簡稱「台文館」）的支持者對文學作品的認識與了解，並增加作家參與文學館的文學推廣活動，今年的8月15日，公共服務組特別安排了一場作家座談，配合今年度台灣文學金典獎徵稿活動，由2008年台灣文學金典獎長篇小說首獎得主巴代與2007年以詩集《家的鑲嵌畫》入圍的詩人張信吉，作一場別開生面的對談。這個由長篇小說與詩集這兩種幾乎處在兩端的文類，相互激盪的週末下午時分，在兩位才思敏捷，又擅於掌握現場氣氛的作家引領下，兩小時幾無冷場，總結對話稿近兩萬五千字，觀眾聽講格外投入，會後提問也頗具深度，對於日後持續辦理類似活動，提供良好的拋磚效果。

受制篇幅，本文謹摘要呈現本次對談重點，有興趣的讀者可向公共服務組索閱全文：

詩有別才非關書：

巴代：我剛剛私底下問信吉一個問題，我看了他的人充滿詩意，我覺得他應該受過詩的訓練，他的作品詩意和象徵的意涵是很飽滿的，在他的詩裏面經常可以讀到特別有意義的一段話，讓人覺得有意思、用得特別的巧、非常的好，所以信吉的創作歷程一定有其特殊之處。

信吉：我覺得每個詩人會寫出相關的作品，必定是積累了其特有的生活經驗與思考歷程。在某些個角落裏面，一定也有很多好的詩人，只是現在沒有被發現。自己的確有過一些文

字上、文學上的奇妙經歷。中國的文學批評上有一句話說，「詩有別才非關書」。詩這個東西啊，或說藝術、小說等等，都是有特別的秉性，特別的因子，非只關聯著學習；必須配合著天生的性質。藝術家是天生的，但是天生沒有連接到後面的訓練，則無法全然發揮，也寫不出來天份中應有的成就。

我自己文字學習的第一次奇異經驗，國小三四年級時在垃圾堆撿到了一本大字典，被我拆成20頁許多小本反覆讀完。後來參加大虎尾區國語文競賽獲得第一名，這對父母親不識字的鄉下農家小孩來說是多麼鼓舞呀！大學聯考也只填了中文系。這或許可以說是文學創作工具的學習過程。

另外也談些生命際遇的條件。雖然一直覺得自己很粗獷，但在少年時代，有很濃厚被遺棄和流浪的遭遇與感覺，也很害羞，像是生命的弱點，或者說是缺憾。這些都是文學發生的因子，未來可能順應情境因子寫出作品。就像巴代，他出生在那裏，那裏便時時召喚著他，那是作家寫作養分的來源，也是藝術創作靈感的原出地。他也善用工具書在他的創作上，這包括巴代在研究所回顧自己族群的歷史，透過文書與田野工作回顧日治時代，回溯自己祖先比較真實性的遭遇。我想巴代的內心世界不一定是想要追求什麼是「真實的歷史」，也許更著重於想要把它用藝術的形式記錄下來。



張信吉(左)、巴代吐露詩歌與小說私密色彩的學習歷程。

《家的鑲嵌畫》：拼貼的幸福

巴代：信吉的《家的鑲嵌畫》，包括三個部分，一個是〈風土的遠足〉，那是指他跟家人出遊，所看到的一些情景，所產生的一些感動；第二部分是〈贈我以薄衫〉講他的居家故事；第三個部分是〈南方來的信〉，談的是他對社會的關懷。薄薄的一本書，就含了三個很大的主題。所以你剛剛提到的關於自己背景的記憶，應該跟詩裡面的一些段落有關聯吧？

信吉：有時候，有很多日常性的經驗交叉成一首詩。我在台北讀碩士課程的時候，生活很奔波。曾在雲林往台北的遊覽車上觀賞一部電影叫《明日帝國》，最後一幕，畫面秀出是Tomorrow never die，衝撞了我的生存感覺，在車裡口占寫下了：三隻紋白蝶又穿越高速公路／隱沒於高地邊坡／龍葵紫果可以敏銳口器／藿香薊給我們花的晃影／車潮行走平原的脊背骨／複眼留存家的鑲嵌畫／明日，不消逝（與妻女的野餐）這樣的詩。

詩所要傳達，其實是每一人擁有自己珍惜的事物，例如我跟家人這種在小城市小角落打拚的生活情景。《家的鑲嵌畫》所描繪的生活情境都是拼貼的，因為每一個人的生命歷程，都是汲汲營營，飛來飛去，時間久了往後一看，會有不同的體悟。曾有詩人這麼說：「每一天都是一個片段，但是往後十年看，就是一個地圖。」今天也許我們覺得

沒意義，但是明年來看今天就有意義。人生裏面，春夏秋冬，拉長一點的時空，就可以映照出每一個當下的個別性意義。家庭的片段，就是我們每天重覆循環的幸福記錄。

巴代：所以這本書主要的精神還是在《家的鑲嵌畫》，就是你所提到的，它其實是家的每一個生活片段的記憶。我覺得看起來平常的事物，對一個詩人來講也會有不同的感受，例如您的詩作中，描寫到一個黃昏市場去買一個豆腐的瑣碎事。黃昏市場文字看起來寫得非常平實，一開頭他便寫道：新鮮香菇炒蒜苗／妻子開出菜單／新好家庭開伙。他談的是一個家庭極其平常的生活節奏，然而在第四段，語意有了不同力度，他說：我們到底有何功德？／才能獲得這日常的晚餐／在沙灘，平原和深山／島上正享受寧靜／那曾經暴風雨之日／為了大東亞共榮圈／為了海峽中線／黃昏總是帶來／心酸的盼望。平常，黃昏市場提供很多家庭生活上的必需，可是他這裏提到的黃昏暗喻一個危機意識，特別像過去，日本大東亞共榮圈所帶來的災難，海峽中線的中共威脅，這些種種的國際危機，我們有何功德能夠這樣平安喜悅，就像主持人魏妙玲小姐開場時所說：今天我們可以在這邊聽聽文學是很幸福的事。所以即使這麼平常的東西，也可以從詩人獨具匠心的體認而悸動人心，這個是好的詩句，你不覺得是這樣嗎？」



「詩不以賣錢為目的」張信吉如是說。



巴代坦言：「我的小說鋪著我的生活經驗與我的知識」。

信吉：是！是這樣的！詩不賣錢，詩並不以賣錢為目的，詩人也不覺得變成一個有名的詩人是多麼好的事情，也許，我，最幸福的狀態是這樣子，默默的，在心裏面就為著一、兩個人而存在著。就像親子關係一樣，到現在最甜美的記憶就是九二一大地震，因為是災區嘛，所以女兒短暫轉學，有一天放學，她跑過來讓我抱，一直跑一直跑。父親跟兒女距離這麼近，到現在還是記憶深刻。

巴代：信吉的女兒現在念大一了，我祝福他早日找到另一個能牽她的手。

書寫作品中的歷史資料

巴代：信吉的詩有幾個重要的特徵，其一是他的史料的記錄是很豐富的，我舉個例子，在〈夜宿雲林石壁山懷古〉，他一開始就說：山下竹篙水溪騰起厚霧／故人泡茶奉客又留客／且說先祖開墾高地圖個避官而已／而我，沈醉於石壁庄的老故事。短短的四句，把他寫這篇文章的當時的場景做了一個簡單的描述，可是後面你看看，他真正要談的還不是這件事情，他真正要談的是曾經在這裡發生的，1899年白井新太郎吊死大貓／日本駐軍營就在村外茶園……而柯鐵虎逃過凌瘡／卻難敵冬日的熱病／稱王也好，匪徒也罷……。

這是一段歷史，也似乎只有信吉這樣的詩人，能這麼不做作地在詩中呈現，能不能

請你談談這段歷史。

信吉：我們真是心有戚戚焉，你還沒開口講的時候，我就想可以談這個。每一個地區，就像大巴六九，也有更遙遠的故事，雲林縣在我們的社會裏面很多很精彩的故事，當我們在論述故事的價值性或者歷史性應該有的走向的時候，其實作家更沈醉於描述那些瑰麗的生命過程：就像小說家更沈醉於劇情舖述描摩的過程。寫文章時，我蒐集了很多當地舊石器時代的文物，也閱讀當時警察記錄書，幫我還原到公元1900年的場景，藉著文字描述，讓很多名物盡可能還原到當時的狀況，同時也結合我自己參與社會運動歷程的認知片段，把它們匯集到詩裏面，讓這詩絢爛開花，讓人看到好像一百年前生活時境；其中的人名及人物是真實的，有一些細節則是自己再創造的東西。

巴代：也許這就是你我文學作品的特性吧，我們都在作品裏面用了歷史素材，想盡辦法鋪上生活經驗與所學的知識，還原到當時的場景，把一個想像的歷史場景完整地呈現，讓它變成一個文學作品，一個歷史事件的文學作品，而不是一個歷史事件的單純記錄，這其中包含著很多感情。我想信吉的詩有一段，可以看作是詮釋歷史資料的小小結論：歷史的毀譽俱是齒間茶水事／過往的悲劇任人詮釋……／不論改朝或換代。

寫作態度

信吉：關於寫作態度，我想我們總是感覺所有的世界總是有指向的，總是感覺九二一地震，彷彿要暗示什麼，彷彿有神諭，或者感覺你的出生是有意義的，但是那個意義在那裏？不過是任人詮釋啦。但是做為一個作家，我們去參考一些世界性的大文豪，作品呈現崇高的心靈，他們在想什麼？作品有時描述一些叱吒性的生活，更多時候教人去疼惜手間的玫瑰花，疼惜日常性的遭遇。例如說日常性的下雨天，疼惜人擠人的空氣，疼惜民生綠園的鳳凰花開，文學的本質就是這樣子。也期待詩裏面找得出讚美生命的句子，也許這種偏好是沈溺於讚美所見到的現象界的東西。在人類文明史上，或是個人的生命裏面，我的靈魂裏面「詩」占了什麼重量，或者什麼意義？或者，我們只是拿到了開啟心靈世界的鑰匙，但我們不急於打開門，也許我們這樣子就好了啊，那也許打開門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，或者充其量，那裡頭有一個很大的旋律，震撼我的心，我覺得我們的境界是雷同的一個狀況。

巴代：所以這個意思是，我們有時因為太在乎別人的界定，而忘記了書寫的樂趣，是嗎？反正一個作品，不論詩與小說，只要能啟迪人心，不論我們是否真的已經有能力打開那個心靈世界，起碼我們已經努力過，而目前似乎也具備

了這樣的條件，這樣就夠了，剩下的就是讀者能不能找到藏在作品的那把鑰匙。

信吉：這是個大哉問，就像問社會上為什麼會有詩歌和文學藝術的行業一樣，難以回答。我想有一些事情是一種本能，例如人為什麼要吃三餐？人，為什麼會講話？或者說巴代，為什麼你會寫小說？人類生活歷程的綜合現象累積成文化，我們追究這些現象，可以發現文明需求的階層。基本需求是溫飽，最後是精神追求的層次。至於寫作要不要在意別人的界定或者意見，或者要不要預先估量讀者能否從其中得到心靈的調適或解脫什麼，我想那是寫作者永遠無法預期的。但努力的、認真的、真誠地書寫，樂趣自然產生，這也應該是寫作的基本態度，不論詩或小說應該都是如此吧。

巴代：這也應該是今天文學對談的最適切結論吧！

本文作者

巴代

1962生，卑南族，專職作家。現任台灣原住民族文學作家筆會副會長，著有《笛鶴：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》、《斯卡羅人》、《薑路》。

